

雁北惨案集

(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雁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

一九八四年四月

雁北惨案集

(抗日战争时期)

……	(1)
……	(4)
……	(6)
……	(10)
……	(14)
……	(18)

……	(29)
……	(34)
……	(38)
……	(39)
……	(43)
……	(46)
……	(48)
……	(50)
……	(52)

中共雁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

……

目 录

前言	任达之 (1)
腥风血雨 杀人逾千	
——阳高城沦陷记	任达之 (4)
阳高城惨案	阳高县党史办公室 (14)
天镇“八·八”惨案	天镇党史办公室 (16)
左云城惨案	摘自《左云文史资料》 (19)
左云惨案幸存者的控诉	左云县党史办公室 (24)
日寇在茹越口的暴行	薄效仕 (27)
血洗山城 千古遗恨	
——记日寇屠杀灵邱城的罪行	
	海志宽 李清桂 韩世英 (29)
灵邱城惨案	丁仰轩 (34)
朔县“九·二八”惨案	朔县党史办公室 (35)
日军朔县屠城亲历记	徐宝 (39)
东福田惨案亲历记	刘光 (43)
东福田惨案	海志宽 韩世英 (46)
是王道乐土，还是霸道焦土？	
——记日寇在北周庄的两次大屠杀	李富贵 (48)
郑庄惨案	杨治中 兰成权 (50)
元营惨案	杨治中 (52)
岳庄惨案	兰成权 (54)

屠杀无辜 惨绝人寰

- 刘晏庄惨案始末.....周子君(56)
- 咀流屯惨案.....董海 王士龙(58)
- 老洼沟惨案.....山阴党史办公室(60)
- 老洼沟惨案的前前后后.....任平(62)
- “六·一五”惨案.....康福厚 董海(64)
- 日寇在浑源县制造的惨案.....浑源党史办公室(65)
- 控诉日寇在我家乡——浑源县的暴行.....王子奇(76)
- 下立羊泉惨案.....赵悠报(80)
- 大王惨案.....王公亚(82)
- 招柏惨案.....海志宽(84)
- 张崖沟惨案.....摘自《平鲁党史县志资料选》(85)
- 上北泉惨案.....海志宽(90)
- 小石口惨案.....徐国武(91)
- 下社惨案.....张志明(92)
- 白家辛庄惨案.....摘自《平鲁党史县志资料选》(96)
- 日寇侵占大同后制造的一次惨案.....全世昌(100)
- 虎口余生记.....范印(107)
- 仇满“万人坑”.....摘自《大同文史资料》(115)
- 罗框惨案.....浑源县党史办公室(118)
- 开幕典礼会上蔡参议员痛斥敌寇.....摘自《抗战日报》(120)
- 王参议员定如撰文痛斥敌寇残害儿童.....摘自抗战日报(121)
- 灵邱敌举行“祭桥礼” 两儿童惨遭砸死.....摘自《晋察冀日报》(122)

龙玉池惨案	海志宽(123)
干柴沟、蒜畔沟惨案	摘自《平鲁党史县志资料选》(124)
大同敌再度大屠杀 百余知识分子被害	摘自《抗战日报》(126)
大同敌寇的骇人暴行	摘自《抗战日报》(127)
朔县利民四门紧闭 敌再大肆捕杀	摘自《抗战日报》(130)
灵邱刘庄“三·一”惨案	王剑青(131)
刘庄“三·一”惨案纪实	灵邱县志办公室(133)
“三·一”惨案纪念碑文	灵邱县志办公室(138)
刘庄“三·一”惨案歌	灵邱县志办公室(140)
敌寇残暴绝伦 灵邱刘庄发生惊人惨案	摘自《晋察冀日报》(142)
社论：为刘庄惨案而控诉	摘自《晋察冀日报》(143)
王家泉子、后沙沟惨案	摘自《平鲁党史县志资料选》(145)
侵略的罪行 血泪的控诉	
——回忆老汉坪惨案	张柱国(147)
腥风血雨 千载难忘	
——老汉坪惨案记	繁峙县党史办公室(150)
南祖惨案	韩建华(155)
辛窑上村惨案	摘自《平鲁党史县志资料选》(157)
大同敌竟实行“总武装” 惨杀我同胞二百余	摘自《抗战日报》(158)
抗战时期重大惨案统计表	(159)

前 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的“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宣告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全面开始。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凭借其武力，妄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消灭中国抗日军队，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以便在最短时间内征服全中国。所以平津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就把战火猛烈地沿平汉、平津、平绥等主要交通线延伸，攻占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日寇长驱直入，所到之处，肆意屠杀、奸淫、掠夺、蹂躏我国同胞，竭尽其法西斯暴行之能事，妄图迫使中国人民服服贴贴地接受它的血腥统治。然而，它所得到的不是中国人民的屈服，恰恰相反，是中国人民的愤怒抵抗。除了极少数的民族败类甘心事敌充当汉奸外，千千万万的民族志士纷纷奔赴抗日前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抗日根据地，发展独立的山地游击战。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过后，继之而来的是所谓“治安肃正”。“肃正”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军事侵略，同时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他们打着“日中亲善”、“日中并存”、“共荣”的幌子，高唱什么“为中国人民谋福利，造幸福，建设王道乐土，”甚至假惺惺地宣告：“皇军秋毫无犯，纪律严明……严禁放火、杀人、掠夺、强奸……。”但“治安肃正”恰

恰是到处杀人放火，残酷镇压，疯狂地掠夺。

雁北地区是晋察冀、晋绥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份，同时也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蓄谋已久的掠夺目标。日本侵略者认为“蒙疆”的经济是以京包沿线为中心的，晋北的大同煤矿，察南的龙烟铁矿，资源丰富，都是军事急需物资。此外，察南、晋北的人口亦占全蒙疆的一半以上，其中大部分是汉人，这是极好的廉价劳力，为此，日寇把雁北地区划为蒙疆的确保治安区，为了确保，实行烧杀、镇压尤为残暴。抗战初期，日寇就制造了天镇、阳高、左云、灵丘、朔县等大惨案，腥风血雨，经久不散。此后，日寇大搞“肃正讨伐”、“囚笼政策”、“三光政策”、“分进合击”、“分区扫荡”、增设敌伪据点，制造无人区，在雁北进行了多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惨杀无辜群众，围剿我八路军和游击队，破坏我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企图强化其占领区。血迹斑斑的事实证明，日寇所谓的“日中亲善、王道乐土”究竟是什么货色？然而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群情愤慨，奋起反击。在反扫荡、反蚕食、反奔袭斗争中，前仆后继，奋勇杀敌。到头来不是中国人民被征服，而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彻底灭亡，它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宣布无条件投降，滚出了中国领土，罪魁祸首受到了历史的审判，走上了断头台。

前几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审定其历史教课书中，却用“进入”掩盖其侵略罪责，妄图歪曲和粉饰其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他们还狂妄地把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责任，说成是由于中国军队激烈地进行了反抗的结果，这真是咄咄怪事！难道中国人民只能俯首听命，任人宰割？而不能对侵略者予以反抗？这再次暴露了日本帝国

主义者的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

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我们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本书所记述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雁北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仅仅是日本侵华罪行的一小部分，其中如有错漏，望知情者予以补正。

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男女烈士，应该世代受到人们的尊敬！

任达之

一九八三年元月八日 于北京

腥风血雨 杀人逾千

——阳高城沦陷记

任达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件，向中国人民发动了野蛮的武装侵略。有多少无辜的男儿被屠杀，有多少妻女被蹂躏，有多少宝藏被掠夺，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今天，有志于振兴中华的人们，请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不要忘记我们民族的耻辱和仇恨。这里记述的是山西省一个县城沦陷前后的情况，它是千万个惨案中的一个。

(一)

芦沟桥事件后，中共中央于七月八日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当时，蒋介石虽然也被迫发表了庐山谈话，提出了“准备抗战”的方针，晋绥当局的阎锡山也被迫发表了“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但是，他们真正奉行的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他们执行的是一条不要人民参加的抗战路线，因此，他们的宣言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不可能抵御日寇的大举进攻。

战端一开，蒋、阎指挥下的什么李服膺、高桂滋、陈长捷等部队不断路经山西阳高，开向察哈尔柴沟堡、张家口方向，据说要依靠天镇县永嘉堡盘山地区构筑的国防工事，据守抗战。全城的老百姓看到他们荷枪实弹，一队一队地开了过去，虽然对他们的豪言壮语将信将疑，但出于抗战的热忱，觉得只要能抵挡一阵，也不失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因此，本县的商会动员米面店加快磨面，把一袋一袋的白面一车一车地送到他们的驻地。但是，曾几何时，蒋军也罢，阎军也罢，在敌人面前都是一丘之貉，不是望风而逃，就是一触即溃。一个从前线退下来的李服膺师的医官说：“队伍还没到张家口，还没看见日本鬼子是什么样子就叫撤退，过洋河时连电台都丢到了河里，真是好不狼狈。”

日寇长驱直入，横冲直撞，北平、天津、南口等地相继失守，正沿着平绥路侵进。人们亲眼看到蒋、阎败军纷纷溃退下来，涂有膏药旗的敌机几乎每天都来空袭，少时二十多架，多时六十多架，在空中嗡嗡地盘旋，发出凄厉的叫声，向地面扫射，扔炸弹。城里的当官的为了躲避空袭，天不亮就起床，慌慌张张地往城外跑，一直等到天黑才回来，真可谓早出晚归，毫不间断，哪还管什么有无公事要办。城里的警察们倒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血气，当敌机来临时，仍出动在街头，指挥群众疏散隐蔽，防止坏人乘机捣乱。可是时隔不久，县太爷、带领员属们借口防空，下乡办公，溜之乎也。更令人不解的是临近县城失守的前两天，警察局长也不见了。见此情形，老百姓无不愁肠满肚，坐在一起，众说纷纭，都感到靠国民党军队抗日已无指望，日寇快要来了。但日寇来了会是什么样子？该怎么对付？谁也说不清。一些知识青年和教职员更是无所适从，有

的人抱着侥幸心理，个别人甚至说：“我们久居城市的人，下乡狗也要咬，只好呆在家里看看再说。”也有的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日寇入侵，烧杀抢掠，奴役人民，是他们的本性，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至少应下乡暂躲一时，避其锋芒，尔后再说。当时政府、机关、团体以及警察们都溜掉了，当地又没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县城陷于无人管的状态。

这时，前线败退的战况频频传来，就在县城沦陷前二、三天，阎军七十二师一个团从前线退下来，驻进县城（有的说是阎军李服膺部队），虽已溃不成军，但还装腔作势，扬言要“与城共存亡”。他们抓民伕，挖工事，堵城门，索粮要款，不一而足。统共三个城门，堵了两个，只留西门，出入还要通行证。老百姓那来的通行证？农民发愁城外已经快要吃到嘴的庄稼怎么收割，地主老财们盘算着租子利息怎么收。可也有人在暗中筹组支应局，准备欢迎日寇入城。

九月八日，已经隐约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敌机一连来了两批，轮番轰炸扫射，城里城外的群众都有伤亡，人们处在惊恐之中。也有一些胆大的男子汉，三五成群地蹲在街头巷尾，谈论着即将临头的大难。人们对前线和驻城守军的退敌问题，已经毫无幻想。有些从前线退下来的士兵和个别下级军官也在一旁参加议论，有的气愤地说“守城，守个屁！当官的都是怕死鬼。敌人进到盘山地区，据守国防工事的阎军，整连、整连地由当官的带头爬出工事，屈膝投降，结果都做了日本鬼子的活靶子。如果他们带头抵抗，哪个当兵的不和鬼子狠狠拼一场？”大家听了，无不咬牙切齿，但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又有什么法子？大家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彼

此忧郁之情，溢于言表。妇女们顾不得敌机轰炸，都在忙碌着埋藏自认为贵重的物品，年幼无知的孩子们，感到莫明其妙，但也不敢动问大人，躺在墙角下乖乖地揣测着长辈们反常的举动。

不到晚上，老百姓的大门早就关上了，大街小巷空无一人，一座两万人的城镇，象死一样的沉静。守门的狗好象也有灵感，似嗅到了什么不祥之兆，不敢妄吠一声。……在这可怕的寂静中，紧张、慌乱、恐惧，象扼住了每个人的咽喉，谁也不愿多说一句话，都在默默地、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腥风血雨的到来。

(二)

午夜过后，突然，一颗炮弹嘶叫着划破寂静的夜空。紧接着，枪炮齐鸣，喊声大作，敌人开始攻城了。

扬言要“与城共存亡”的国民党军队，早已吓得丧魂落魄，胡乱地扔了一阵子手榴弹，屁滚尿流，越城夺路而逃。阳高，人民的阳高，就这样落入日寇侵略者的手中。

然而，就在城陷民危之时，有个叫孙存仁的人却演出了一场欢迎日寇的丑剧。此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投机钻营之徒。一九二七年，他带头欢迎过奉军，得到奉军头目的赏识，赐他一顶支应局长的头衔，专门向米面店征收白面，供给入城的奉军享用。一袋袋的白面人抬、车拉，象流水一样送进支应局，然后从支应局献给奉军。究竟送到什么地方，送了多少，谁也不知道。数月的光景，奉军从雁门关败走了，孙存仁的腰包里也满了，一个穷光棍转瞬间变成了小富翁。有些无知的老实人还奉承他胆大有为，避免了奉军暴行，减少了群众损失，真可谓名利皆得。这次，日本鬼子打进来，他以为

发财的机会又到了，便早早地跑到大街上，又敲门，又喊叫，让商店户张灯插旗欢迎日本兵。直到现在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孙存仁、咎大个，拿着旗旗欢迎日本兵。”现在听起来好象荒诞离奇，

可当时不少善良的百姓却受这个跳梁小丑的蒙蔽，从东街、南街到西大街，一路上聚集了数百人，跟着他向西门而去。

在西大街，遇上鬼子的先遣队，他带头呼喊口号：“欢迎大日本皇军”。日军不了解孙存仁的“好心”，立即警觉起来，如临大敌，疏开队形，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把群众包围起来，逼着他们向城中心前进。一路上，挨户抓人，遇到零星行人也不放过。有个开炭栈的名叫阎友的人，早晨去看望老母亲，被鬼子发现，追到一个小巷里，将他抓住。日本兵把群众统统驱赶到北大街口，勒令跪下，不准动弹。此时，日寇大队人马已入城，大街、小巷以及所有空场塞满了鬼子的坦克、大炮、汽车、洋马和鬼子兵。沿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敌酋下令：“抓到的人，如无人保释，一律格杀勿论。”那个领头欢迎日寇的孙存仁见事不妙，三番五次地叩见敌酋，请求饶命。后来日寇只将人群中两三个有声望的长者释放（如知识界的一位梁老先生，商业界的孙掌柜等）。然后这几个人又去找商会会长刘藻，请求以商会名义保释这批无辜的群众，但往返数次，均遭拒绝。

数百名被蒙蔽的善良百姓在鬼子的逼迫下跪着，又饿又渴，饥痛难耐，却不见有人过问。直到过午时分，鬼子耍了个花招，把青壮年和老幼分开。人们惊恐万状，不知鬼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无不引颈顾盼，期望得到保释。有些老实人说：“跪着吧，只要不杀，跪一阵子也行。”但也有些机灵的年青人，偷偷地钻进临近的大门内

跑了。有个卖肉的李拐子叫他儿子老老实实跪着，儿子不听，瞅空跑了。约下午四时许，鬼子兵押着青壮年象驱赶羊群似的向南大街走去，究竟到哪里去，要干什么，谁也不知道，人们吓得连脚都抬不起来。凶恶的日寇“的里噜嘟”地呐喊着，驱赶着。人们走到南大街的寺巷口时，有个胆大的青年突然离开人群，向巷里撒腿就跑，一个鬼子发现后端枪就打，那个青年应声倒在血泊之中。这一来，人们才从幻想保释的迷梦中醒悟过来，知道鬼子要下毒手了。霎时间，人群象开了锅的水泡，喊爹叫娘，四处冲撞，乱作一团。当人群被驱赶着走到南门外的瓮城，下令再叫人们跪下时，人们象发了疯似的拚命地向端着枪的鬼子冲去，挣扎着，呼喊着，想冲出死的罗网。但是，早已密布在城头上的轻重机枪已经对准了人们的胸膛……。善良无辜的人们，在罪恶的枪弹面前，一个个、一群群地倒了下去。鲜血，模糊了人们的面孔；鲜血，殷红了家乡的土地。秋天的暗夜，血雨腥风迷漫了天空。

在机枪狂叫的时候，有的父亲把儿子压在身下，有的哥哥把弟弟搂在怀里，以自己的肉体掩护了亲人的生命！还有极个别青年在混乱之中挣扎钻进勒马神庙，爬到天花板上隐藏起来。就这样极少幸免于死的人，在敌人不再看管现场的情况下才从死尸下爬出来，从天花板上爬下来，逃出城外。有一个叫赵连堂的青年农民，跑出来后背上还带有一颗没有穿透骨头的机枪弹头。这一次惨遭枪杀的群众有六百多名。过了数天，敌酋才允许将尸体就地掩埋。

万恶的日寇并不以此而满足，接连三天三夜大肆清乡。特别是九月十一日这一天，敌酋下令：“明天中午十二点要大清乡。男子凡无良民证的，均以便衣队论处，格杀勿论。”又是一个“格杀勿

论”！那个拒不保释人民群众的商会会长刘藻，置人命于不顾，不是想办法组织力量加快填写“良民证”三个字，填上名字盖上章子就行了，但他让人们象描花一样，扣上碗圈，划上格子，然后填写，还要加盖日酋“迁”的章子等等。这么多繁杂的手续，可想一夜能填多少。恰巧天不作美，晚上下起了倾盆大雨，人们为了活命，都在商会拥挤着、等待着领取“良民证”。一夜过去了，“良民证”没有发齐。上午十点，敌人就出动人马清乡了。穷凶极恶的鬼子兵挨门挨户搜查，冬冬的砸门声，的里嘟噜的骂声，妇女儿童们的哭叫声，交织在一起。凡是没有得到“良民证”的男人都被拉出去就地处死。有的刀砍，有的枪杀，有的用刺刀戳死。血腥的屠杀，令人目不忍睹。许多妇女为了保全丈夫的性命，不顾敌人手枪、刺刀的威胁，奋力争夺。野兽般的日寇那能刀下留情！有的全家杀绝，无一幸免。在南街一家商店，日寇把十八个男人逼赶到西南大街的一个公厕坑边，先是用刺刀捅死，然后推倒粪坑边的土墙，把十八个人全部压在里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仅这个公厕周围就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百多具尸体。仅是悬楼底街五个门内，就被杀死三十人之多。南街小书铺有个青年，日寇将他的头砍下来扔进煮饭锅里。鬼子兵说这杀的是“便衣队”，是的！反正老百姓都穿的是便衣。说是没有“良民证”的要杀，其实有“良民证”的也有被杀的。这一天，日寇究竟杀了多少人，无法统计，据估计至少有四、五百人之多。

就在这一天，西北街被抓出一百五十多人，逼至西门瓮城内，又要重演九月九日南门瓮城那样的惨剧。生死关头，一位叫张守恒的老街长，挺身而出，力保这些群众都是良民。在这种情况下，狡猾的敌酋可能出于政治上的目的，终于全部释放了。敌人嘛！杀人

是它的本性，杀人可以报功，杀人越多，得的奖赏越高。但杀人也得有个借口，“如无人保释，按便衣队格杀勿论。”既然有人保释，放了就在政治上有了资本。从人民群众来论，一个会长，一个街长，两种态度，两种后果。孰是孰非不言而喻。

在日寇的血腥屠杀中，一座两万人的县城简直变成了死城。至于幼女、少女惨遭奸污蹂躏，更是难以言状。有的被摧残致死；有的因抗拒被杀。东街有个姓郝的（郝天福）一家女、媳，因忍受不了日寇象野兽一样的昼夜轮番摧残蹂躏，感到没有活路，第二天晚上，全家十三口人到马家园的关帝庙附近，在一个大口井上用绳子互相拴在一起，集体投井自杀。他的大女儿、女婿见一家人如此悲惨死去，绝望中，二人也跳进临近的一口井内自杀。次日，兽兵又去发泄兽欲，因找不到人，逼着同院一个姓王的青年去找，那里能找得到呢？无辜的青年也被兽兵用刺刀捅死。在阳高城，如郝家十五口人含恨而死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三）

不几天，日寇大兵团攻击部队已向大同、雁门关前进，继之而来的警备队、宪兵队、宣抚班等，以“恩威并济”，“以华治华”的手段，在大屠杀之后，绥靖地方，宣传“皇军仁政”。在同胞血迹未干，亲人悲痛欲绝的时候，稍有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思想的人，无不咬牙切齿，痛恨万状，谁能听日寇的鬼话，俯首事敌。但也有一些无耻的败类却从阴暗的角落钻出来认贼作父，为虎作伥。

有个投机分子叫任子纲，自告奋勇当了伪自卫团长，整天带着一帮人，手持木棒，在县城里到处巡逻。他为谁自卫，为谁巡逻，

难道还不清楚。他们对人民群众滥施淫威，在日寇面前奴颜婢膝。有一天，日寇宪兵队长在旧三府衙门的广场给老百姓训话，中心放了一层方桌，方桌上又放桌子，桌子上再放凳子，带着少校军衔的宪兵队长就站在最高的凳子上，下面以次站着三个人，二层是朝鲜翻译，三层是伪满翻译，最下就是那位所谓的自卫团长。他穿着绸缎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神气活现地站在最下层的那个凳子上充当翻译。日本鬼子说一阵，先是朝鲜翻译翻，然后是伪满翻译翻，最后是那个四等奴才翻。他根本不懂得日本话，只得胡编乱造一气。宪兵队长嚷了一个多小时，可人们只听到他反来复去地说了两句话：“大日本皇军——给我们谋福利——造幸福——建立东亚共荣圈。”真是恬不知耻。

不久，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给日寇以迎头痛击，首战告捷，取得了抗战第一次大胜利。消息传来，人民群众无不额首称庆，欢欣鼓舞。而一小撮无耻的败类们却在日寇指导官的策划下，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酝酿成立伪县政府。据说象饿狗抢骨头似的争抢了一昼夜，才算分赃完毕。伪县长名叫翟翼国，此人大学毕业，官迷心窍，只要能当官，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出来。一九二八年奉军败走时，当了三天县长就倒了台，这次又抢到了伪县长的宝座。以下是：伪民生科长任子纲（即伪自卫团长），伪财政科长董润庭，伪总务科长唐钺甫，伪警察署长叶九思等等。这个鬼儡班子——伪县政府，在日寇指导官的导演下，很快就粉墨登场，伪警察也应运而生了。他们为虎作伥，欺压群众，罪恶行径，笔难尽书。

日寇在阳高犯下的滔天罪行，翻开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罪行录来看，仅是千万件中的一个小片断。它以为屠杀可以慑服中国人